

卷十三

書名 周禮註疏四十二卷
 撰者 漢 鄭玄 注, 唐 陸德明 音義, 唐 賈公彥 疏
 卷 卷十三
 內容分類 經-禮-周禮-唐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編號 A1894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189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周禮註疏四十二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周禮註疏卷第一

漢鄭氏註

唐賈公彥疏

天官冢宰第一

○陸德明音義曰本或作冢宰上非餘卷放此
 鄭目録云

象天所立之官冢大也宰者官也天者統理萬物天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官使不失職不言司者大宰總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也○釋曰鄭云象天者周天有三百六十餘度天官亦總攝三百六十官故云象天也云官者亦是管攝爲號故題曰大官也鄭又云冢大宰官也者下註對大宰則云冢大之上此不對大宰故云冢大也宰者調和膳羞之名此冢宰亦能調和衆官故號大宰之官鄭又云不言司者大宰總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者此官不言司對司徒司馬司寇司空皆云司以其各主一官

小祭祀雖同玄冕若外神林澤之等則有舞若宮中七舞之等則無舞此文是也

周禮註疏卷第十二

周禮註疏卷第十三

漢鄭氏註

唐賈公彥疏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牲注六牲

謂牛馬羊豕犬雞鄭司農云牲純也玄謂牲體完具

○蕃音煩注牧人至牲牲○釋曰云掌牧六牲而阜

使肥盛蕃息各有毛物謂五官各有牛人羊人犬人豕人之等擇取純毛物者以供牧人牧人又供與充

人芻之三月以祭祀故云以共祭祀之牲牲也○注

六牲至完具○釋曰案爾雅所釋六畜有馬牛羊豕犬雞故鄭依而釋之案膳夫供六牲鄭註云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則此云牲亦據將用為言也司農

云牲純也後鄭不從者尚書云犧牲對犧不得為純色其純下文毛之者是也故玄易之云牲體完具也

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

方之色牲毛之註騂牲赤色毛之取純毛也陰祀祭

地北郊及社稷也望祀五嶽四鎮四瀆也鄭司農云

陽祀春夏也黝讀為幽幽黑也玄謂陽祀祭天於南

郊及宗廟○黝於糾反凡陽至毛之○釋曰言凡

目故云凡以廣之也註騂牲至宗廟○釋曰騂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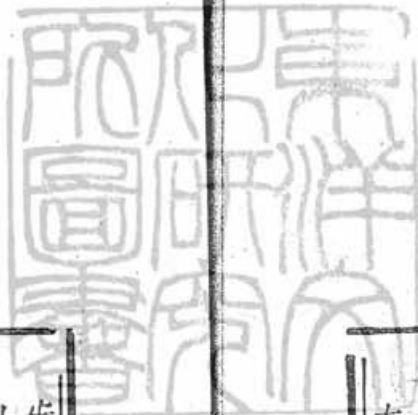
知是赤色者見明堂位周人騂剛檀弓云周人牲用

騂周尚赤而云用騂故知騂是赤也云毛之取純毛

也者對下文云雉是雜色則此經云毛之皆取

純毛也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并陽祀祭天於

南郊及宗廟者但天神與宗廟為陽地與社稷為陰



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黃琮禮地謂圜丘方澤下云

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昊天與崑崙崙牲用蒼用黃四

時迎五方天帝又各依其方色牲則非此騂牲黝牲

惟有郊天及宗廟社稷一等不見牲色在此陽祀陰

祀之中可知案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

兆于南郊就陽位也牲用騂是南郊用騂也檀弓云

殷尚白周尚赤是祭宗廟時赤也據此而言則祭天

於南郊及宗廟用騂也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

也是社稱陰孝經緯鉤命決云祭地於北郊就陰位

彼對郊天就陽位則是神州之神在北郊而稱陰以

是知陰祀中有祭地于北郊及社稷也不從先鄭陽

祀春夏者周祭宗廟四時同用騂夏至祭地方澤牲

用黃春夏迎氣牲各隨方之色明不得同用騂故不

從也又知望祀是四望者以其言望與四望義同故

知是四望五嶽等也云黝讀為幽幽黑也者以其幽

是北方故從幽為黑也後鄭先解陰祀後釋陽祀者

陽祀待先鄭釋訖

隨後破之故也

凡時祀之牲必用牲物註時祀四

時所常祀謂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凡時至牲物

凡者山川已下非一故亦言凡以廣之也必用牲物者對上方色是隨其方色不用龍是雜色則此牲

物者非方非雜雖不得隨方之色要於一身之上其物色須純其體須完不得雜也假令東方或純黃純

黑南方或純白純青皆得也時祀至百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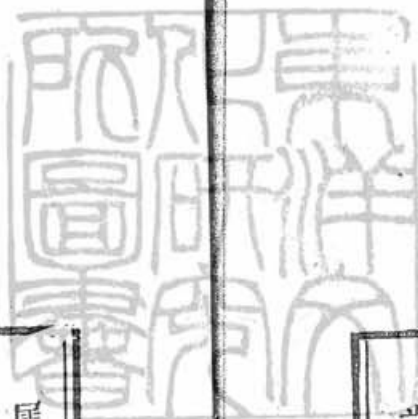
曰知時祀是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者案司服山川羣小祀林澤四方百物在四望下此文云天地四

望此時祀又在四望下又四方山川之等亦依四時而祀故知時祀是山川至百物鄭唯據地之時凡外

祀若天之時祀日月已下亦在此時祀中也

祭毀事用龍可也外祭謂表貉及王行所過山川

用事者故書毀為龍龍作廐廐杜子春云龍當為毀廐當為龍龍謂雜色不純毀謂副辜候禳毀除殃咎之



屬龍亡江反貉莫霸反龍丘例凡外至可也

其神非一故云凡以廣之也外祭至之屬

曰知外祭中有表貉者據上文外祭之中已云天地至四方百物依時而祭者已盡此別言外祭則外祭

中唯有表貉之等案大司馬田獵之時立表而貉祭司几筵亦云貉用熊席又知外祭中有王行所過山

川用事者案按人云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大祝云大會同過大山川則用事焉亦是非常外祭

之事若然此云龍按人用黃駒者從地色黃亦據龍中有黃色者用之不必純黃註云毀謂副辜候禳毀

除殃咎之屬者此文承子春之下不言玄謂當是子春所解也案宗伯云副辜祭四方百物而引九門磔禳又案小祝職云將事候禳皆是禱祈除殃咎非常

之祭用龍之類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故引以為證也

起見雄雞自斷其尾曰雞憚其為犧○憚特凡祭

之○釋曰牧人養牲臨祭前三月授與充人繫養之

故云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犧牲至

為犧○釋曰云犧牲毛羽完具也者云犧牲不云牲

則唯束純毛者而鄭云完具者祭祀之牲若直牲未

必純犧若犧則兼牲可知故鄭以完具釋犧云授充

人者當殊養之者牧人之牲未用祭者總在一處不

殊今將以祭者則殊別繫養之云周景王時者此春

秋左氏傳昭二十二年王子朝賓起有寵于景玉王

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又云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

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

為人用乎人異於是註犧者以喻人之有純德實宜

為君彼直云自憚其犧不云雞鄭以義增之耳引之

者證犧是純色之意也凡牲不繫者共奉之謂非時而祭祀

者凡外祭毀事用虋可也是非時而祭祀者也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公猶官也

至政令○釋曰云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者

政令則諸侯所須牛及牧人之事則供送之也○

公猶官也○釋曰訓公為官者恐有公君之嫌但

王家之牛若公廨之牛故須訓公為官是官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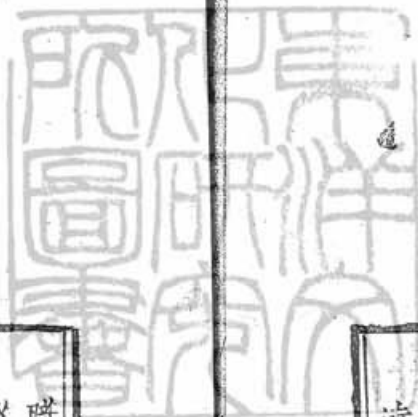
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鄭司農云

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求牛禱於鬼神祈求福之牛

也玄謂享獻也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也求終也終

事之牛謂所以釋者也宗廟有釋者孝子求神非一

成音特或餘式反劉之式反註穢同
凡祭至芻之
 釋音亦徐音夕杖餘式反劉餘則反
釋曰云凡
 祭祀者祭非一故亦言凡以廣之云享牛者謂正
 祭之牛云求牛者謂釋祭之牛云以授職人而芻之
 者謂授充人繫養者也○鄭司至養之○釋曰先
 鄭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者若以此為祭前一日
 夕牲時而言仍是正祭牛則不應以正祭而云前祭
 一日若不據祭祀以為齊時所食齊則十日不應惟
 止一日而已其言無據故後鄭不從也云求牛禱於
 鬼神祈求福之牛也者案上文凡牲不繫者共奉之
 謂非時而祭則不繫之此經授職人繫之明非禱所
 非時祭者故後鄭亦不從也玄謂享獻也獻神之牛
 謂所以祭者也者以其宗伯祭宗廟六者皆云享則
 享是正祭可知破先鄭為前祭一日之牛也云求終
 也終事之牛謂所以釋者也者今日正祭于廟明日
 釋祭在門外之西室故鄭云孝于求神非一處以解
 求牛為釋祭之牛也故郊特牲云祭于祈尚曰求諸
 遠者與是各釋祭為求也云職讀為穢者凡官皆有



職直云職人無所指斥但職穢聲相近誤為職故讀
 從穢充人置穢入地之時穢穢然作聲故以聲名其
 官也云穢謂之杖者爾雅釋宮文郭註云聚也云楨
 人者謂牧人充人與者與疑辭疑之者凡牲堪祭祀
 者則牛人選入牧人臨祭之前牧人乃授充人充人
 乃繫養之今若即以穢人為充人則隔牧人故連牧
 人而言之明先至牧人乃至充人經據後而言之耳
 云牛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者鄭直言養之
 者則養者中還
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
 兼有牧人充人也
 牢禮殮饗也積所以給賓客之用若司儀職曰主
 國五積者也膳所以間禮賓客若掌客云殷膳太牢

○積子賜反
 凡賓至之牛○釋曰言凡賓客者謂
 註同殮音孫
 五等諸侯來朝兼有臣來聘皆共牢
 禮積膳之牛也○
 牢禮至太牢○釋曰鄭知牢禮
 殮饗者此一經皆謂致與賓客音下云饗食客走速

賓之禮也案大行人掌客皆云上公殽五牢饗餼九牢五積侯伯殽四牢饗餼七牢四積子男殽三牢饗餼五牢三積積之多少各視殽牢其膳則五等諸侯皆大牢故云牢禮殽饗也云積所以給賓客之用者謂行道之用遺人所云者是也又引司儀職曰王國五積者據上公而言也云膳所以間禮賓客者謂賓客未去之間致禮也又引掌客云殷膳大牢彼註云殷中也中間未去即是間禮賓客也

射共其膳羞之牛

註

羞進也所進賓之膳燕禮小臣

請執冪者與羞膳者至獻賓而膳宰設折俎王之膳

羞亦猶此

○食音嗣下文同冪民伙反折之設反

○

饗食至之牛○釋曰饗者亨太牢以

飲賓獻依命數食者亦亨太牢以食食禮九舉七舉五舉亦依命數無酒獻酬耳皆在於廟以遠賓射者謂大射及與賓客射丁朝天子諸侯射先行燕禮皆有殺俎故有牛也云共其膳羞之牛者謂獻賓時宰



夫所進俎是也○**註**羞進至猶此○釋曰引燕禮小

臣請執冪者與羞膳者至獻賓而膳宰設折俎者案

燕禮立賓後公卿大夫升就席小臣阼階下北面請

執冪者與羞膳者註云執冪者執瓦人之冪也方圓

壺無冪羞膳者羞於公謂庶羞云云至王人獻賓賓

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膳宰薦

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此王與賓饗及賓射設俎

時節及設人無文故云王之膳羞亦猶此也若然饗

食有牛俎至於射禮天子諸侯皆先行燕禮其牲猶

得有牛者但天子諸侯雖用燕禮直取一獻之禮未

旅而行射節其用牲則左傳云公當饗雖然燕禮亦

用牛與饗同若然云膳羞則庶羞也不言正俎之牛

者據庶羞而言

其實兼正俎矣

軍事共其犒牛**註**鄭司農云犒師之

牛○犒苦報**註**軍事共其犒牛○釋曰謂將師在軍

反註同**註**犒犒之賜牛謂之犒牛也○**註**鄭司

至之牛○釋曰案左氏傳僖公三十三年秦師襲鄭

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

雖非已之軍師亦是犒師之牛故引以為證也 **喪事共其奠牛** 謂殷奠遣

奠也喪所薦饋曰奠 遣葉 **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

前無尸飲食直奠停置于神前故謂之為奠朝夕之奠無尊卑皆脯醢酒而已無牲體殷大也唯有小斂

大斂朔月月半薦新祖奠及遣奠時有牲體大遣奠非直牛亦有馬牲耳故鄭云謂殷奠遣奠也鄭云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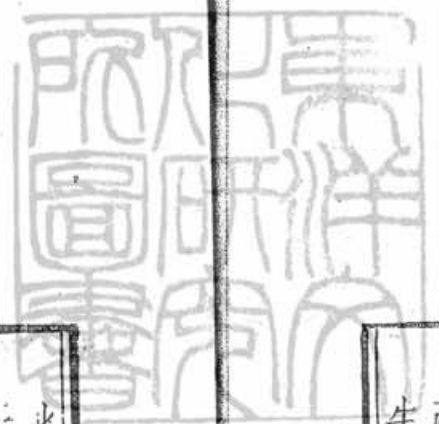
所薦饋曰奠 **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以無尸故也

牽徬以載公任器 牽徬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居

其前曰牽居其旁曰徬任猶用也 ○徬薄浪 **凡會**

器 ○釋曰會同軍旅兼言行役謂王行巡守皆六軍從也云共其兵車之牛者但兵車駕四馬之外別有

兩轅駕牛以載任器者亦謂之為兵車故云兵車之牛也 ○釋曰云牽徬在轅外輓牛



也者上云兵車之牛據在轅內者別言與其牽徬故云在轅外輓牛也若然轅外在前者曰牽在旁者曰徬故鄭覆云人御之居其前曰牽居其旁曰徬言人御之者以其在轅外將御為難故特言人御之也云

任猶用也者謂在軍所須之器物皆是也 **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

簠以待事 鄭司農云互謂楅衡之屬盆簠皆器名

盆所以盛血簠受肉籠也玄謂互若今屠家縣肉格

○互劉音護徐音牙簠音奈 ○釋曰先鄭上文楅衡共

劉魯討反盛音成縣音玄 ○釋曰先鄭上文楅衡共

為一物後鄭已不從合以互與楅衡共一彌不可玄謂互若今屠家縣肉格其義可知但祭祀殺訖即有薦爛薦孰何得更以肉縣于互乎然當是始殺解體

未薦之時且縣于互待解訖乃薦之故得有互以縣肉也故詩云或剝或亨或肆或將註云肆陳也謂陳於互者也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

牢閑也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養牛羊曰芻三月一

時節氣成疏充人至三月○釋曰云充人掌繫祭祀

牲言之也云祀五帝者上云掌繫祭祀之牲皆體牲具故以

養天地宗廟之牲下別言祀五帝則略舉五帝而已

其實昊天及地祇與四望社稷之等外神皆繫之也

○疏牢閑至氣成○釋曰云牢閑也者校人養馬謂

之閑此養牛羊謂之為牢言閑見其閑衛言牢見其

牢固所從言之異其實一物也云必有閑者防禽獸

觸齧者案春秋有郊牛之口傷廳鼠食其角自外恐

更有禽獸觸齧故鄭總云焉云養牛羊曰芻者此經

云繫于牢芻之惟據牛羊若犬豕則曰黍又不繫之

矣云三月一時節氣成者釋必以三月之意案宣二

年公羊云帝牲在于滌三月何休云滌宮名養帝牲

二牢之處也三牢者冬二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



天牲是其三月疏享先王亦如之疏享先王亦如之○釋

月之義也疏享先王亦如之疏享先王亦如之○釋

别于上故今以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

之亦繫于牢芻之三月也疏散祭祀謂司中司命山川之屬國門謂城

門司門之官鄭司農云使養之使守門者養之○散

反註疏凡散至養之○釋曰云散祭之牲直言繫于

同疏國門使養之不言三月則或一旬之內而已

不必三月也案楚昭王問于觀射父曰芻黍牲則不

必三月其諸侯祭祀養牲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

不過浹日孔註云遠牛羊豕近犬雞之屬則諸侯祭

祀養牲亦得三月及旬則天子亦有浹日之義若然

此散祭祀亦可浹日而已○疏散祭至養之○釋曰

鄭知散祭祀謂司中司命山川之屬者見上文陽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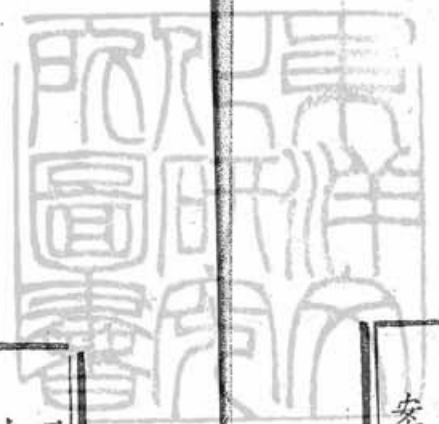
陰祀望祀皆云毛之社稷四望已入毛之科內下別

云凡時祀用牲物其中無社稷四望唯有天神司中

周禮疏 卷之三十一 八 散祭

司命以上地神山川以下此散祭祀則上時祀之神也故知散祭祀是司中以下言之屬者其中兼有林澤百物之等也云國門謂城門司門之官者司門總主王城十二門皆別有下士及府史胥徒今養牲者是十二門而云司門之官者總官首而言之其展牲實非司門自養則先鄭云使守門者養之是也

則告牲
鄭司農云展具也具牲若今時選牲也充人主以牲牲告展牲者也玄謂展牲若今夕牲也特牲饋食之禮曰宗人視牲告充舉獸尾告備近之附近鄭司至近之釋曰告鄭以為選牲時後之近鄭不從者若是選牲時應在牧人牧人選訖始付充人今既在繫養之下乃言展牲則告牲明非初選牲故不從玄謂展牲若今夕牲也者此舉漢法以况之又引特牲禮者以其天子禮亡故舉以言焉案彼宗人視牲告充亦謂祭前之夕夕牲時云舉獸



尾者士用兔腊言獸尾止謂兔也言近之者彼謂士禮引證天子法故云近之

碩牲則贊
贊助也君牽牲入將致之助持之也春秋傳曰故奉

牲以告曰博碩肥膄碩牲則贊釋曰上經夕牲謂君牽牲入廟卿大夫贊幣而從皆云博碩肥膄此

充人既是養牲之官當助持牛紉而牽之贊助至肥膄釋曰鄭知有君牽牲者見祭義云君牽牲

穆答君卿大夫庠從天子亦當然又引春秋傳者此春秋左氏傳楚武王侵隨隨少師請追楚師季良正

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又云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

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牲肥膄菜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膄謂民力之普存是其事也

地官司徒下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

任

任

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物物色之
以知其所宜之事而授農牧衡虞使職之

政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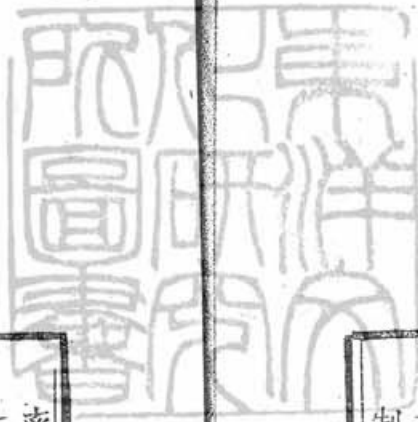
載師至政令

釋曰此經與下經為目言任土之法者任謂任其力
勢所能生育即下經云塵里任國中之地以下是也
云以物色事者此文還於任其力勢而物色之知其
種植所宜何種云授地職者既知地勢所宜而授有
職事於地者云而待其政令者謂因其職事使其賦
貢即下經園廩二十而一以下是也

任

任土至職之

○釋曰云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者力勢生育
即下文物色是也云且以制貢賦也者地勢所能生
育本以字民但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故因民以九職
制貢故云且以制貢賦也但地之所出唯貢而已口



率出錢及軍法乃名賦鄭并言賦者以民有地貢即
有錢賦及軍賦故鄭兼言賦也且禹貢地貢亦名賦
故云厥賦唯上上之等也云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
之事者此言出於孝經緯故孝經緯授神契云五岳
藏神四瀆舍靈五土出利以給天下黃白宜種禾黑
墳宜種麥蒼赤宜種菽滂泉宜種稻所宜處多故鄭
云之屬也但草人所云物地者據觀形色布種所宜
故二處皆云物地也云而授農牧衡虞使職之者既
物地知所宜須有職事秦太宰職九職皆主營地以
出貢山虞澤虞川衡林衡亦主地以出稅故知授地
職中有此農牧衡虞之等但九職中略舉農牧二者
案小司徒職云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彼守職文
具故彼鄭註守謂衡虞職謂九職此經無守
惟有地職故鄭以地職中兼有衡虞之守也

以廩里

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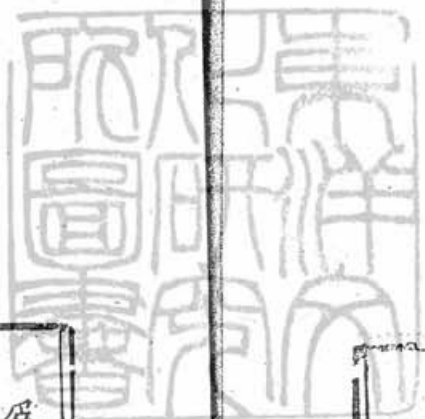
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

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故書廛或作壇郊或為高

稍或作削鄭司農云壇讀為廛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民宅曰宅宅田者以備益多也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賈田者吏為縣官賣財與之田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賞田者賞賜之田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三百里為野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為都杜子春云蒿讀為郊五十里

為近郊百里為遠郊玄謂廛里者若今云邑里居矣

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圃樹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為場樊圃謂之園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士讀為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畷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上大夫如



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正是以或謂二
百里爲州四百里爲縣云遂人亦監焉家邑大夫之
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
也置五百里王畿界也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
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育賦貢取
正於是爾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職授民田夫一廛
田百畷是廛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凡王畿
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
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

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

也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三分去

一其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

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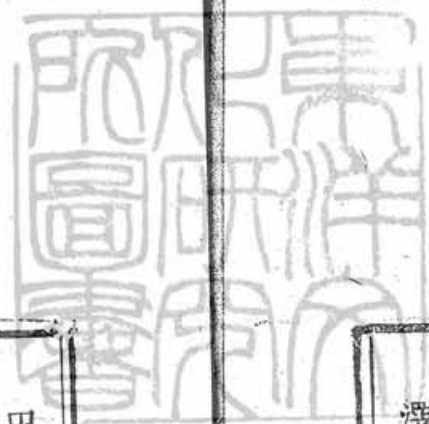
夫廛里也場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

田也賞田也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

也定受田十二萬家也食貨志云農民戶一人已受

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工商家受

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今餘夫在遂地之中如此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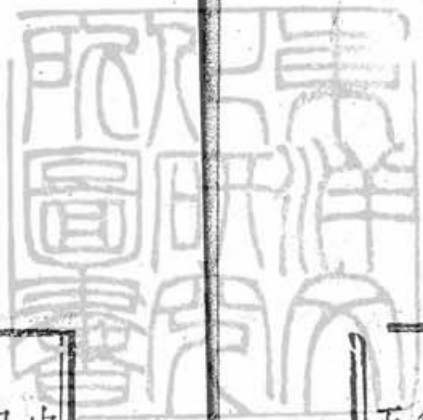


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其在甸七萬五千家為六遂餘則公邑

○廛直連反場直良反圃布古反又音布賈音古註同置居良反吏為干偽反菰力果反州長丁丈反後皆同監古衙反盡津忍反者與音餘麓音鹿涂音徒去起呂反下

釋曰此一經論同如此徐方二反率音律又音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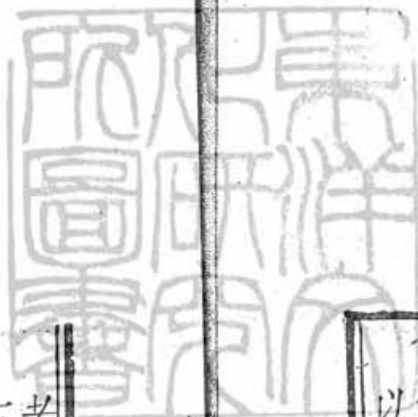
釋曰此一經論任土之法但天子畿內千里中置國城四面至置各五百里百里為一節封授不同今則從近向遠發國



中為始也但自遠郊百里之內置六鄉七萬五千家自外餘地有此廛里以至牧田九等所任也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者郊外曰甸甸在遠郊之外其中置六遂七萬五千家餘地既九等之人所受以為公邑也但自此以至畿置四處皆有公邑故據此而言也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者謂天子大夫各受采地二十五里在三百里之內也云以小都之田任縣地者謂天子之卿各受五十里采地在四百里縣地之內也云以大都之田任置地者謂三公及親王子母弟各受百里采地在五百里置地之中也名三百里地為稍者以大夫地少稍稍給之故云稍也四百里為縣者以四百里采地之外地為公邑主之者尊卑如縣正故司馬法亦名四百里為縣也五百里為置者以外畔至五百里畿置故以置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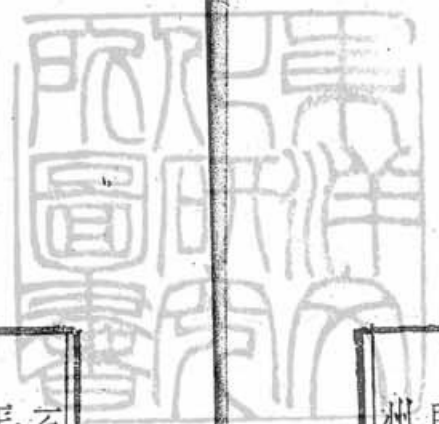
○故書至公邑○釋曰云故書廛或作壇已下先鄭及子春等不從故書者以其壇與蒿削義無所取故也鄭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後鄭不從者以其廛者廛綿於中里又訓為居不得為空地若空

地何固有二十而稅乎且司農又不釋里之與廛義
 異故後鄭以為民居之區域與孟子五畝之宅及遂
 人夫一廛一物解之也司農云民宅曰宅宅田以備
 益多也者司農意以宅本一夫受一區恐後更有子
 弟國中不容故別受宅田於近郊以備於後子弟益
 多出往居之後鄭不從者依士相見禮致仕者有宅
 在國宅在野二者依彼稱宅與此宅田文同故不從
 先鄭依彼解之司農云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
 之田也後鄭不從者以此士字言之不得兼大夫又
 禮記士之子不免農大夫之子免農矣不得為大夫
 子得而耕之田故後鄭破此士為仕仕謂卿大夫已
 下仕宦得田依孟子圭田解之司農云賈田者吏為
 縣官賣財與之田後鄭不從者依周禮之內云賈人
 者皆仕在官府史之屬受祿於公家何得復受田乎
 故後鄭以為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司農云官田者公
 家之所耕田後鄭不從者下文近郊十一皆據此士
 官田之等若官田是公家所耕何得有稅乎故後鄭
 以為府史之等仕在官家人所受田也司農云牛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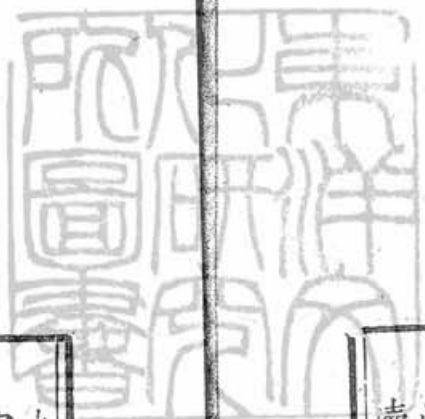
者以養公家之牛後鄭不從者若是養公家牛何得
 下文有稅故後鄭亦為牛人之家所受田也司農云
 賞田者賞賜之田此即夏官司勳云賞田一也故後
 鄭從之司農云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司農意此即牧
 人掌牧六牲者也後鄭不從者若是牧人牧六牲則
 是公家放牧之地何得下文有稅乎故後鄭亦云牧
 人家人所受田也司農引司馬法已下者證經遠郊
 百里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置置即都一也無取於州
 與野之義連引之耳子春云五十里為近郊後鄭義
 亦然故書序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鄭
 註云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
 然是近郊五十里之驗也子春又云遠郊百里此與
 司馬法同故後鄭從之也玄謂里居也案爾雅釋言
 云里邑也今云里居者但里居城邑之中故爾雅云
 里邑不謂訓里為邑故鄭云里居也云圃樹果蒞之
 屬者此謂田首之界家有二畝半以為井竈葱蒞者
 故得種樹果蒞之屬云季秋於中為場者七月詩云
 九月築場圃是也云樊圃謂之園者太宰九職有園

圃毓草木并園言之詩折柳樊圃故云樊圃謂之園也引士相見者破先鄭以為宅田為民宅之義也云士讀為仕者後鄭之意單士恐不兼卿大夫故破從仕官之仕云所謂圭田也者所謂王制夫圭田無征復是殷法故圭田無稅入天子法故言無征此是周法故有近郊十一而稅引孟子者證圭田卿大夫士皆有不從司農之義云公邑謂六遂餘地者欲見六鄉之外有九等之田無公邑之意云天子使大夫治之者以其四等公邑非鄉遂又非采地不見有主治之以司馬法云二百里曰州四百里曰縣言之故知天子使大夫治之也云自此以外皆然者以太宰九賦有邦甸家稍邦都之賦非采地是公邑可知又三百里以外其地既廣三等采地所受無多故唯九十三國明自外皆是餘地為公邑也若然是公邑之地有四處也云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者此約司馬法二百里曰州四百里曰縣而言則從二百里向外有四百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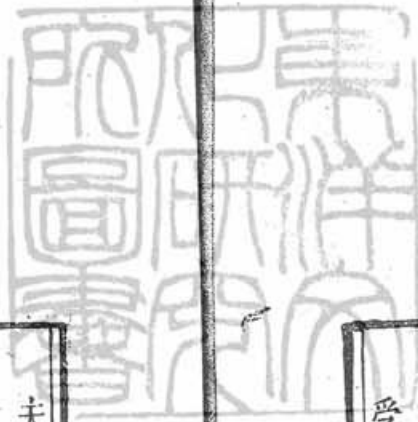
百里為一節故二百里三百里大夫治之尊卑如州長中大夫也四百里五百里尊卑如縣正下大夫也云是或以或謂二百里為州四百里為縣云者此還據司馬法而言無正文約與彼同故言或又言云以疑之也云遂人亦監焉者案遂人云掌野鄭云郊外野大總言之則自百里外置六遂為野自百里外至五百里畿皆曰野是以彼下又云夫間有遂云云而言以達于畿但鄉遂及公邑皆為溝洫法是以遂人亦監焉云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者此經有家邑小都大都之文小司徒有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彼據稅入天子而言此總據采地大小而言則家邑二十五里大都百里通治溝洫及澮而言也云王子弟所食邑也者王子弟者據春秋之義兄言弟者皆王之同母弟則母弟與王之庶子與公同食百里地在疆稍疏者與卿同食五十里地在縣又疏者與大夫同食二十五里地在稍故在下別言王子弟所食邑云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者上經註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

彼并言土故云任言任其生育此經皆單言任故以任其曲直高下形實解之言任義得兩舍也云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者地既不可方平如圖明受田受邑者不得盡如制還是圖也云其所生育賦貢取正於是耳者此鄭還釋任義非直任其形實兼解任其生育貢賦取正也是以上註云任其生育且以制貢賦也云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職受民田夫一廛田百畝引之者覆破司農謂廛為空地故云是廛里下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言正是民之邑居在都城者并解之也云凡王畿內方千里者據大司徒大司馬皆云王畿千里而言也云積百里者王畿千里開方之方千里為方百里者百百里為一同故五積百同云九百萬夫之地也者一同百成九百夫十成九千夫百成九萬夫百同故九百萬夫之地也云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者案大司徒註積石曰山大阜曰陵注瀆曰川水鍾曰澤爾雅釋山山足曰麓此瀆非四瀆其溝亦非田間廣深四尺之溝直是通水之溝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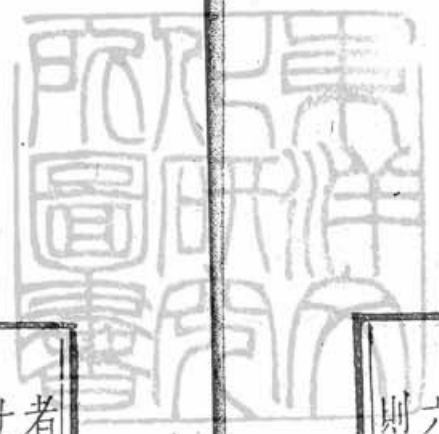
也城謂方十二里郭謂郭宮室謂城郭之內官民宮室涂巷謂城內九經九緯及民間街巷之等三分去一謂九百萬夫之中三分去一故云餘六百萬夫也案洛邑千里之中山林之等多於平地而鄭以三分去一據大較而言也云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者此相通三家受六夫之地也云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者亦據六百萬夫相通而言也云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者以其遠郊百里內置六鄉四面相距二百里二而四故四同每同有九萬夫四九三十六故知三十六萬夫之地云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者前文總據畿內方千里三分去一此更據四同之內山陵之等三分去一故其餘二十四萬夫也云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者鄉有萬二千五百家六鄉故七萬五千家云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者此亦相通而言也云其餘九萬夫者據二十四萬夫除十五萬夫故餘九萬夫也云廛里已下至半農人也鄭意九者未必各整萬家以大抵九者各為萬家解之

據整數而言耳云亦通受一夫焉者其中亦有不易
 一易再易相通而各受一夫焉云半農人也者農人
 相通各受二夫之地此受一夫故云半農人也云定
 受田十二萬家也者此鄭總計六鄉七萬五千家此
 九者二夫為一夫九萬為四萬五千四萬五千添七
 萬五千為十二萬夫據實受地為定數故云定也云
 食貨志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
 以口受田如此引之者證六鄉七萬五千家以七
 夫為計餘子多三十壯有室其合受地亦與正夫
 同故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餘壯亦如之是其餘眾
 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正夫之比類若然案孟子
 云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彼餘夫與正夫不同
 者彼餘夫是年二十九已下未有妻受口田故二十
 五畝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畝故鄭註內則云三
 十受田給征役鄉大夫註亦云有夫有婦乃成家何
 休亦云一夫一婦受井田百畝云士工商家受田五
 口乃當農夫一人者此謂士與工商之家丈夫成人
 受田各受一夫則上云半農人者是也其家內無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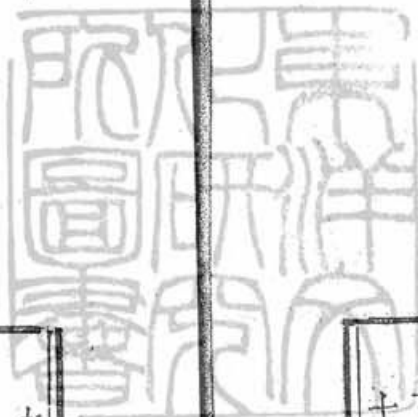
夫其餘家口不得如成人故五口乃當農夫一人矣
 云今餘夫在遂地之中者謂百甲內置六鄉以九等
 受地皆以一夫為計其地則盡至於餘夫無地可受
 則六鄉餘夫等並出耕在遂地之中百里之外其六
 遂之餘夫並亦在遂地之中受田矣故總云今餘夫
 在遂地之中也云如此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
 夫以力出耕公邑者案食貨志士農工商四民有業
 學以居位曰士闢上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
 粥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授職故地無曠
 土又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
 口受田如此又云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
 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又見齊語管子對桓公亦云
 昔者聖王處士以閑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
 農就田野皆云少而習焉其心安焉據此二文皆有
 四民但民農已於上鄉遂公邑受地故此唯說士工
 商三者也其身得祿免農其子不免農故禮記問士
 之子長曰能耕矣大夫已上之子則免農矣故禮運
 云大夫有田以處其子孫然士既有祿沾及子弟故

其家田亦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也其工商比農民為賤故其家人亦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工商則與上賈人別彼賈人仕在官若府史但異名耳此工商有事時復為官所使故云以事入在官云餘夫以力出耕公邑者還是五口之內有丈夫非士工商之身即曰餘夫百里內既置六鄉及九等無地可居故知亦出耕公邑也云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者經有任甸稍縣都遠郊之內已入六鄉與九等故此特據甸地已外至五百里但王畿千里總計有百同已取四同為百里內故餘有九十六同同有九萬夫百同則九百萬夫其中除四同三十六萬夫故餘為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也云城郭宮室至差少涂巷又狹者鄭欲解於三分所去而存一之意但百里之外雖有公邑采地城郭宮室比百里之內為狹少耳云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者但百里之內則三分所去六不存一今於此三分所云之中六內而存取其一期十八分之十三率之是也言十八分之十三率之



者若去六而存一則十八分之三十六十八去一分有十二存今於所去六中存取其一以益十二則所去者五所存者十三故云十八分之十三率之也案張逸問註十八分之十三率之何謂鄭答曰六鄉之民上地不易家百畝一易家二百畝再易家三百畝相通三夫六百畝六遂之民上地家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家百畝萊百畝下地家百畝萊二百畝相通三夫而六百五十畝以三分去一之法當餘十二遂地以有五十分萊於三分去一乃得十三若據此而言則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唯據上地有萊五十畝而說而鄭云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者但六而存一指據六夫受十三夫地而言今言城郭少涂巷狹者鄭意遠郊外上地有萊五十畝故言於城郭少涂巷狹中出此萊地焉云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者三分所去六而存一之法即於同上計之先取九十同更別借取九十同添為百八十同是十八分之十三率之所得者百三十所去者五十向者借半

今於百三十中還半餘有六十五同存仍有六同未
 分於六同別借取十二同添六為十八同三分所去
 六而存一則得十三同所去者五同向借十二同是
 三分借二分今還他二分則十三同中取十二同還
 他八同得四同一同者分為九萬夫還他六萬夫得
 三萬夫將此四同三萬夫添前六十五同總為六十
 九同三萬夫矣六同九萬夫取六十同六九五十四
 為五百四十萬夫又有九同同有九萬夫九九八十
 一又為八十一萬夫通前三萬夫為八十四萬夫又
 添五百四十萬夫總為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故云
 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也云
 上中下者上地家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家百畝萊百
 畝下地家百畝萊二百畝云六家而受十三夫者以
 上地有萊五十畝故三夫受六夫半六夫受十三夫
 矣云定受田者二百八十八萬家也者以六家受十
 三大則六十萬家受百三十萬夫百二十萬家受二
 百六十萬夫之地又倍之二百四十萬家受五百二
 十萬夫之地餘有四十八萬家於上借十二萬家為



六十萬家是五分借一整數計之則六十萬家受百
 二十餘萬夫之地向五分借一今還五分除一六十除
 二十六萬夫餘有一百四萬夫地在將此四十八萬
 家添前二百四十萬為二百八十八萬家又將此一
 百四萬夫地添前五百二十萬夫總為六百二十四
 萬夫矣云其在甸七萬五千家為六遂餘則公邑者
 鄭總計畿內遠郊之外訖別更計二百里之中者以
 三百里已外封三等采地采地多少不定不可計其
 六遂與六鄉相對故特計之以其六遂家數與六鄉
 相似但六鄉之內餘地有九等所居六遂餘地無九
 等故以餘地為公邑也但邦畿千里唯民所止若東
 都地中言之東面雖有平地至於三面山林雜有今
 鄭所計雖三分去一豈有二分乎且六鄉之民
 猶可以數計之其九等之地豈各萬夫為定
 乎但鄭欲以開悟後人聊以整數為算法耳

國宅無征園廬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

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征稅也言征者以共國政也鄭司農云任地謂任土

地以起稅賦也國宅城中宅也無征無稅也故書漆

林為漆林杜子春云當為漆林玄謂國宅凡官所有

宮室吏所治者也國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

廬亦輕之者廬無穀園少利也古之宅必樹而置場

有瓜○漆本又任地至十而五○釋曰上經言

之事云國宅無征者征稅也謂城內官府治處無稅

也云園廬二十而一者園即上經場圃任園地廬即

上經廬里任國中之地并言之者以其出稅同故也

云近郊十一者即上經宅田土田賈田任在近郊者



同十一而稅也云遠郊二十而三即上經官田牛田

賞田牧田行遠郊之地同二十而稅三也云甸稍縣

都皆無過十二者即上經公邑之田任甸地已下至

任置地四處皆無過十而稅二但此四處出稅不同

據上文直言公邑之田任甸地則甸地之中兼有六

途矣其稍縣都上文推言家邑小都大都三等采地

為井田助法不見公邑則三者之中皆有公邑故上

註云自此已外皆然若然則此云十二者除三等采

地而言以其鄉遂公邑皆為夏之貢法故也云漆林

之征二十而五者上之三等為輕近重遠法此漆林
之稅特重以其漆林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也○
無稅也者先鄭意廬既為空地非民宅則此國宅城
中宅謂民宅也後鄭不從者後鄭意以廬里既為民
宅則此國宅非民宅是以為官府治事處解之玄謂
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者吏即卿大夫等
則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治之是也故無征也云周
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者以其城內及城外近

城者給公家使役多於稅上輕而優之遠城者役少故於稅上重而苦之故不依十一而稅唯近郊之內當十一耳云園廬亦輕之者廬無穀園少利也者以其廬則五畝之宅在國中則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是廬無穀也園少利者此園則百畝田畔家各二畝半以為井竈種葱韭及瓜是園少利故亦輕之云古之宅必樹者即孟子桑麻是也云置場有瓜者是信南山詩云中田有廬置場有瓜鄭云中田田中作廬以便其事於其畔種瓜瓜成又入其稅天子剝削淹漬以為菹獻之皇祖是其園廬皆有稅之事也異義第五田稅今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稅過於十大桀小桀減於十一大貉小貉十一稅天子之正十一行而頌聲作故周禮國中園廬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二稅一遠郊二十而稅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乘二百四十六釜米十六斗案公羊十一稅遠近無差漢制收租田有上中下與周禮同義玄之聞也周禮制稅法輕近而重遠者為民城道溝渠之役近者勞遠者逸故



也其授民田家所養者多與之美田所養者少則與之薄田其調均之而足故可以為常法漢無授田之法富者貴美且多貧者賤薄且少美薄之收不通相倍從而上中下也與周禮同義未之息也又周禮六篇無云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稅出禾芻乘釜米之事何以得此言乎若然周禮稅法據王畿公羊稅法據諸侯邦國諸侯邦國無遠近之差者以其國地狹少役賦事暇故無遠近之差也

凡宅不

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

夫家之征 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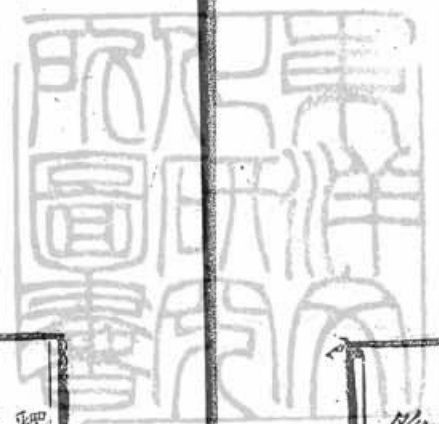
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貿易物詩云

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

布孟子曰廬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說而願爲其民矣故曰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欲令宅樹桑麻民就四業則無稅賦以勸之也故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說也玄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其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間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土徒車輦給繇役

○儂劉音讒徐才鑿反皆說音悅令力呈反以衣於旣反下同間音閉

凡宅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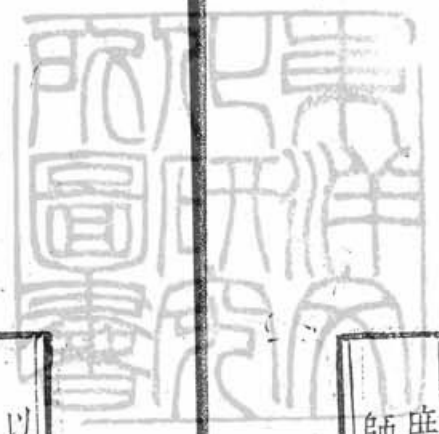


釋曰以草木爲地毛民有五畝之宅廬舍之外不樹桑麻之毛者罰以二十五家之稅布謂口率出泉漢法口百二十也云凡田不耕者出屋粟者夫三爲屋民有百畝之田不耕墾種者罰以三夫之稅粟云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者此則大宰問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之人雖不事當家田宅無可賦稅仍使出夫稅家稅之征以勸之使樂業也

鄭司至繇

○釋曰先農云不毛者謂不樹桑麻據孟子爲說也云里布至抱此布此說非故先鄭自破之也云或曰布泉以下至廬布此說合義也云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此昭公二十六年左氏傳文案彼文齊侯以師欲納昭公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以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齋能貨子猶爲高氏後高齋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齋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杜註云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百兩爲數杜以爲布爲陳不爲布泉此先鄭以彼布與此布及外府邦布皆爲泉與杜義異也云廬人職掌斂市之次布已下彼註先鄭云次布列肆之稅布總布後鄭云總謂如租穗

之穗穗布謂守斗斛銓衡之布質布謂質人所罰犯
質劑者之布罰布者謂犯市令者之泉塵布者質賄
諸物邸舍之稅彼諸布皆是泉故引以為證也引孟
子塵無夫里之布亦謂口率出泉宅不毛無一里之
罰布天下民願為之民矣云欲令民就四業則無稅
賦以勸之者案閭師四業畜也耕也樹也蠶也或說
以四時之業也玄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
之泉者此就足司農之義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
者以夫三為屋以三夫解屋也云以共吉凶二服及
喪器也者案鄉師職云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
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但射器賓器等為國行
禮故出官物為之惟吉凶二服及喪器是民自共用
不可出官物故比族主集此罰物為之故鄭唯據此
二事而言也云夫稅者百畝之稅知者以家稅為士
徒故知是一夫之田所稅粟也云家稅者出土徒車
輦給繇役知者案縣師云若將有軍旅會同作其衆
庶及馬牛車輦故知家稅是士徒車輦也趙商問載
師職凡宅不毛乃罰以一里布田不耕者罰屋粟商



以田不耕其罪莫重宅不毛其罰當輕宅不毛乃罰
以二十五家之布田不耕則罰之三夫之稅粟未達
罰之云為之旨輕重之差鄭答此法各當以時徵其
罰其事於當其有故何以假他輕重乎以時徵其
賦說以時徵其賦○釋曰閭師徵斂六卿之賦貢遂
師旅師斂六途已外之賦貢自有常官但徵斂
事重以載師既掌畿內地事因亦徵其賦相左右也
案下閭師註賦謂九賦及九貢則此賦貢含有也至
於里布屋粟及閭民
夫家之征亦可徵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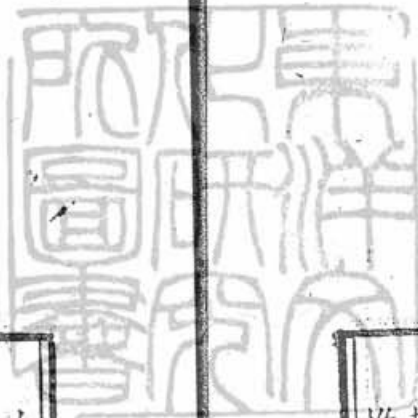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

其政令以時徵其賦註國中及四郊是所主數六鄉

之中自塵里至遠郊也掌六畜數者農事之本也賦

謂九賦及九貢說閭師至其賦○釋曰閭師徵斂百

之人民及六畜之數以其人民是出賦之數其六畜是管作之本故須知數也云以任其力者謂以人民六畜任使其力也云以待其政令者政令謂賦役皆是也。以時徵其賦者賦貢所徵當順其四時故云以時也。○釋曰云國中及四郊是所主數者以其六鄉之民居在國中及四郊其政教自有鄉大夫以下施之今閭師主徵斂直知其人數而已故云是主數也云六鄉之中自廛里至遠郊也者此鄭重解國中及四郊之義據上文廛里至任遠郊之地其中含有六鄉七萬五千家故鄭指六鄉而言也云掌六畜數者農事之本也者六畜謂馬牛羊豕犬雞則惟牛可為農事而鄭總云農事之本者羊馬犬雞雖不用為農事皆是人之相資藉以為用故總入農事之中是以閭師主徵斂亦總知其數也云賦謂九賦者案下文陳賁故知賦中兼有貢經直言賦者以賦為主耳賦謂口率出泉若然案太宰九賦從邦中以至幣餘為九等此國中及四郊於九賦之中惟有二賦而言九賦者亦大總而言也其九貢又與



太宰別彼九貢者與小行人春入貢為一謂諸侯之九貢即太宰九職之貢與小文貢九穀之等是一也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

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

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

任虞以澤事貢其物○貢草木謂葵韭果菰之屬○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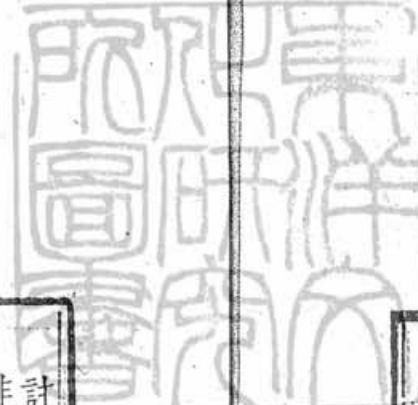
音勅以畜許○凡任至其物○釋曰案太宰以九職六反下同○任萬民謂任使萬民各有職事有職

事必有功有功即有貢故此論貢之法也言凡任民謂任使萬民使出貢與下為目云任農以耕事貢九

穀者案太宰職云一曰三農生九穀故此還使貢九穀九穀之數太宰已註訖云任圃以樹事貢草木者

太宰云二曰園圃毓草木故還使貢草木謂菜蔬果菰之屬云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者太宰云五曰百

工飭化八材故八材飭治以為器物故此還使貢之也云任商以市事貢貨賄者太宰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故還使貢貨賄也云任牧以畜事貢鳥獸者太宰云四曰藪牧養蕃鳥獸故還使貢鳥獸也云任嬪以女事貢布帛者太宰云七曰嬪婦化治絲枲故還使貢布帛女即彼嬪婦也云任衡以山事貢其物者太宰云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材即物也以其山澤所出物多故云物若禹貢云海物然也序官山澤稱虞川林稱衡此文云任衡以山事山不稱虞者欲見山中可以兼川林亦貢物故互見為義也此文次第與大宰不同者彼依事大小為次此不依彼為次者欲見事無常故也且彼有九職仍并山澤為一此文分山澤為二唯有八者任九職有臣妾及間民此無者以周公設經任之則有臣妾使得自生若貢稅則無以其聚斂疏材無可稅故也其間民載師已見出夫家之征故於此不言之矣其分山澤為二者以山澤山貢不同故分為二以充八通間民為九耳○澤山貢至之屬○釋曰案太宰註疏材百草根實與此



計不同者但百草根實即葵
非果蔬百草中可以兼木矣
凡無職者出夫布
釋曰無職非

言無職者掌其九賦
凡無至夫布○釋曰無職非
一故言凡此無職即太宰間

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者也轉移執事即是有職而言
無職者為有職者執事當家廛地不事即無職也云

出夫布者亦使出一夫口稅之泉也○
職○釋曰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者上皆論貢不

言賦惟此無職之人言夫布夫布即賦也以其掌九
賦者上雖直云貢九賦亦掌之故云掌其九賦案劉

琰問載師職云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問師職
云凡無職者出夫布夫家之征與夫布其異如何鄭

答云夫家之征者田稅如今租矣夫布者如今算斂
在九賦中者也以此言之若今租即夫布征不得兼言

家鄭連言家挾句耳劉琰又問閭師職云凡任民任
農以耕事貢九穀下至任虞凡八貢不道九賦下言

凡無職者出夫布註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若此
者豈上八貢者復出八賦與無職所出夫布凡為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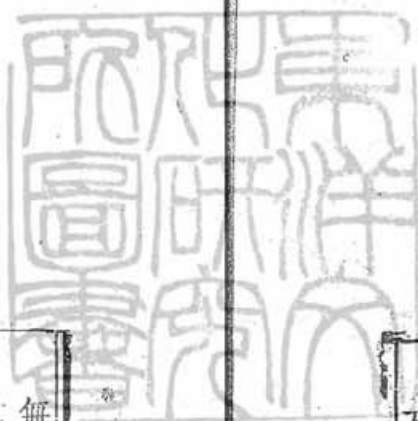
將自布賦不同重計八貢未之能審也鄭答曰讀天
 官冢宰職則審矣無職在九賦中今此不言其餘獨
 言此者此官掌斂賦嫌無職者不審出算故言耳鄭
 云讀天官冢宰則審者案冢宰職九職九賦別九賦
 自邦中以至於邦都六也加以關市山澤及幣餘為九
 九職不言服數或一服之中而有職安得八賦依八
 貢出之乎言審矣者審八賦不依九職為九可知故
 云審矣若然無職在賦中其句下讀為義不連於上
 也欲明無職之人非直在九職中亦
 在九賦中故云無職在九賦中也

凡庶民不畜者

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

績者不衰 掌罰其家事也盛黍稷也椁周棺也不

帛不得衣帛也不衰喪不得衣衰也皆所勞恥不免
 ○衰七回 凡庶至不衰 ○釋曰云庶人不畜者祭
 反 無牲者案孟子云庶人五母雞二母彘



無失其時是以不畜者當罰之故死後祭無牲也庶
 人用牲之法若王制云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
 鴈註云庶人無常牲取以新物相宜而已是也云不
 耕者祭無盛者黍稷曰盛耕者所以殖黍稷今情農
 自安不殖黍稷故死後祭之無盛也云不樹者無椁
 者庶人五畝之宅樹以桑麻今宅不毛非直罰以里
 布死後又無五寸之椁也云不蠶者不帛者蠶則得
 帛孟子云五十可以衣帛以不蠶故身不得衣帛云
 不績者不衰者緝績者得布其衰裳以布為之其
 婦人不績其麻者死則不為之著衰裳以罰之也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

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羣

吏而以詔廢置 郊里郊所居也自邦國以及四郊

之內是所主數周天下也萊休不耕者郊內謂之易

郊外謂之萊善言近○此毗志反後放此
疏縣師至廢置○釋外諸侯言都鄙據畿內五百里四百里大都小都言稍據三百里家邑言甸據二百里六遂言郊里據從遠郊至國中六鄉之民也從外向內而說之言地域者從邦國至六鄉各有地域廣狹云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者夫家猶言男女人民謂奴婢田萊見田及荒不耕者之萊其數皆知故云之數也云及其六畜車輦之稽計也謂所計之數皆知之云三年大輦人挽行之稽計也謂所計之數皆知之云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者古云亦三年一大案且戶口則考校主民之羣吏校其功過以詔告在上有功者置之以進爵位有過者廢退之○國郊里至言近○釋曰云郊里郊所居也者謂六鄉之民布在國中外至遠郊故有居在郊者也案遺人云鄉里之委積又云郊里之委積彼云鄉里據國中云郊里據在郊與此同也必知鄉里有居在郊者見比長云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則為之旌節而



行之國中及郊不云他明郊與國中同是鄉民也云自邦國以及四郊之內是所主數者其義若閭師耳云周天下也者邦國則六服四郊則兼國中故云周徧天下也云萊休不耕者詩云田卒汗萊註云下者汗高者萊是萊謂草萊之萊若上地萊五十畝之類也云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善言近者郊外言萊即此經田萊據郊而言遂人亦云萊五十畝百畝之類是萊是草萊穢汚之稱也郊內謂之易無文案大司徒云凡造都鄙制其地或云上地不易中地一易下地再易司徒主六鄉則六鄉之地從易可知不言萊直言易者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善言近也

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

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
受灋于司馬者知所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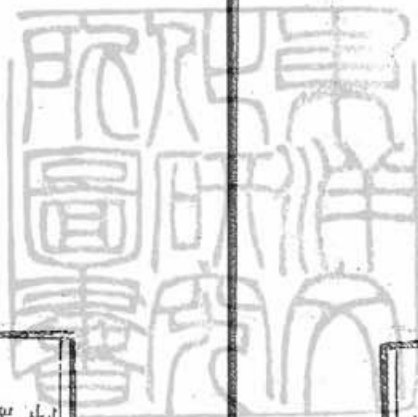
徵衆寡
○卒子忽反
若將至而至
○釋曰云若將有軍旅者言若謂若有若無不定之辭

將有謂事未至軍旅謂征伐會同謂時見殷見田役謂四時田獵之戒者謂有此數事則豫戒令之云受法于司馬者司馬主將事故先於司馬處受出軍多少及法式也云以作其眾庶者謂於司馬處得法乃作起其庶眾已下云會其車人之卒伍者謂會合車人人人則百人為卒五人為伍車亦有卒伍云使皆備旗鼓兵器者旗謂若司馬云秋辨旗物王載大常已千鼓謂司馬云春辨鼓鐸王執路鼓已下兵器謂弓矢及矛戈戟也以帥而至者鄉師云以旗致萬民此云而至者謂帥而至鄉師也

凡造都邑 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物謂地所有也名山大

澤不以封音良 凡造至其域釋曰言造都謂太

家邑二十五里大都百里小都五十里也云辨其物者三等之地所有不同云制其域者域即疆域大小是也物謂至以封 釋曰云物謂地所有也若若地物無所有不得耕墾若山澤者不授之故引王



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也 **以歲時徵野之賦貢** 野謂甸稍縣都

也所徵賦貢與閭師同疏 以歲至賦貢釋曰以郊

野所有賦貢縣師徵之遂師旅師斂之故云徵野之賦貢野謂至師同 釋曰知野含有甸稍縣都

者以其縣師并掌天下既邦國與畿內不同明野中唯含有此四者也云所徵賦貢與閭師同者但閭師

徵六鄉賦貢并斂之此縣師所征四處賦貢與閭師同若徵野之賦貢是遂師旅師也故直云徵之同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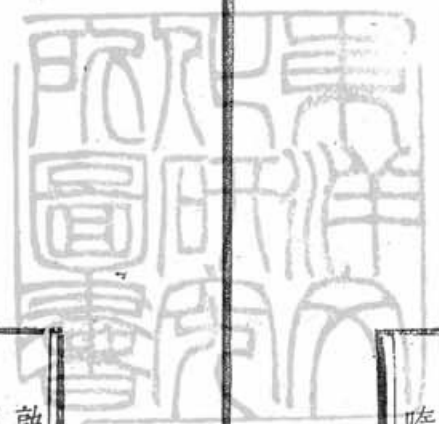
斂則異也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

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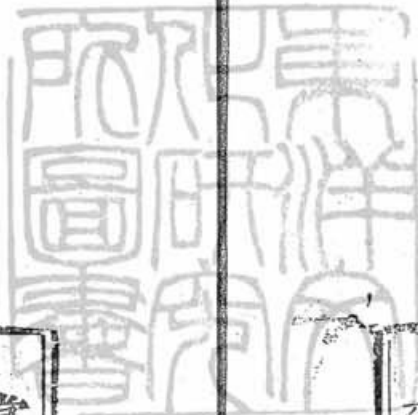
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委積

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
 餘法用也職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皆以餘財共之
 少曰委多曰積鄉里鄉所居也難阨猶困乏也門關
 以養老孤人所出入易以取餼廩也羈旅過行寄止
 者待凶荒謂邦國所當通給者也故書難阨作撞阨
 羈作寄杜子春云撞阨當為難阨寄當作羈 ○遺唯
 音遂施惠式鼓反後施惠皆同廩 **釋** 遺人至凶荒 ○
 良甚反易以鼓反撞音難又音謹 **釋** 曰此官主施
 惠故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此與下為總目也云鄉
 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阨者此下數者皆謂當年所
 稅多少總送帳於上在上商量計一年足國用外則
 隨便留之以為恤民之難阨之等也難阨謂年穀不



熟民有困乏則振恤之云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者
 門謂十二國門關十二關門出入皆有稅所稅得者
 亦送帳多少足國用之外留之以養老孤故司門云
 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註云財所謂門關之委
 積也是其所留之財也云鄉里之委積以待賓客者
 里居也郊民所居即六鄉之民所居郊者其委積留
 之以待賓客者其賓客至郊與主國使者交接因即
 與之廩餼使欲以待賓客也云野鄙之委積以待羈
 旅者上既言郊里據遠郊則此野鄙據六遂在郊外
 曰野六遂中有五百家鄙故以鄙表六遂耳則野鄙
 中可以兼得公邑在甸地者也旅客也謂客有羈繫
 在此未得去者則於此惠之但羈旅處處皆有獨於
 此見惠者但甸地在二百里中於外內有羈旅皆得
 取之故獨見於此也云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者縣
 謂四百里都謂五百里不見稍三百里則縣都中可
 以兼之凶荒謂年穀不熟則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
 是也特於此三處見凶荒者凶荒則畿內畿外皆有
 若畿外凶荒則入向畿內取之畿內凶荒則向畿外

取之是以鄭君通給解之故於近畿三百里之外言待凶荒之事也。○**委積**至為羈。○釋曰倉人主藏穀廩人主藏米自計九穀之數至餘法用皆約倉人文案倉人云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熟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註止猶殺餘法用委道路之委積所以豐優賓客之屬又案廩人云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分頒謂若委人之職諸委積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是廩人亦云委積若然穀不足止餘法用則此鄉里已下皆無入委積之事故云止餘法用也雖無新物以入委積其舊委積所藏者則給難阨老孤之等故倉人云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掌客云凶荒則殺禮者謂除道路委積之外也云職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者職內所云亦謂本司所用有餘乃移於他處故云亦如此也云少曰委多曰積者據此文三十里言委五十里言積相對而言若散文則多亦曰委委人所云薪蒸亦曰委是也云難阨猶困乏也者案書傳云行**凡賓客會同師役**而無資為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



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

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

候館候館有積廬若今野候徙有庠也宿可止宿

若今亭有室矣候館樓可以觀望者也一市之間有

三廬一宿。○庠劉音雅凡賓至有積。○釋曰上經委積

陳委積據會同師役行道所須故分布於道路遠處須多故有積近處須少故有飲食及委也。○廬若

至一宿。○釋曰云廬若今野候徙有庠也者此舉漢法以况義漢時野路候迎賓客之處皆有庠舍與廬

相似云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者案漢法十里有亭亭有三老人皆有宮室故引以為况也云一市之

間有三廬一宿者十里二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四

宿凡廬有四義十里有廬一也中田有廬二也易剝之上九云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註云小人傲狠當剝徹廬舍而去三也公劉詩云於待廬旅鄭云廬舍安民館舍施教令四也

而比之以時頒之

凡

委積至頒之。釋曰言凡委積上二文委積之事是也以時

頒之則以待者是也

周禮註疏卷第十三



